



刘海清近影

刘海清

烽火岁月里的「战斗青春」

口述 刘海清
整理 记者 唐诗敏 文/图
人物

刘海清,1932年出生于乐山,19岁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29师,曾参加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、上甘岭战役,荣立三等功。

坚守 不畏生死与敌作战

1952年10月,上甘岭战役打响,上甘岭是朝鲜地区两个山头之间的村庄的名字。当时的我,任部队参谋。记得时值美国总统大选,他们正需要一场胜仗为选举造势。战役打响的第一天,敌军就掷下30万发炮弹,遭到如此规模的袭击,只见当地山土被炮轰出深达1.5米的坑洞,山头也被削低。

敌军把坑道炸塌,很多用于我军部队驻扎的山洞变成了“口朝天”。接到上级命令后,我带了一名通讯员交替前进,在不了解具体伤亡人数的情况下,四处寻找“口朝天”的山洞,检查部队现有人数。

终于找到一个洞口,我摸索着往下,里面都是受困的战友。到达洞内,还没等我站稳,一名战友向我递来一个碗,问有没有“光荣茶”?又饥又渴的我们,战时互相饮尿,而这尿就是“光荣茶”。

经过一番努力,我们将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参谋长。上级随即出动炮兵队伍,与敌军血战到底,成功将敌方击退,这才解救出被困战友。

战场上,军令如山,即便没有飞机、重炮,我们也必须拼尽全力完成任务。敌军在占领山头后,用当时的先进材料和沙袋搭起“防御屏障”,他们既不缺粮食也不缺装备,一个劲儿地对志愿军进行扫射。有一次,我带领机枪连作为先头部队,力争拿下一个小山头。我对战友们高喊:“勇敢一点,我和你们一起战斗!”经过一轮殊死拼搏,我们打了胜仗,光荣立下三等功。

你要问我怕不怕死?不怕。为了国家和人民,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而这,也是所有志愿军战士的心声。



刘海清与妻子

家里世代务农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年月,吃上一口饭都困难。我曾在五通桥西坝镇念中学,那是个不收学费的学校,可即便如此,我还是没能毕业。19岁,我踏上了从军之路。

1951年3月25日晚,我们团跨过鸭绿江,踏上了朝鲜的国土。由此,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生活开始了。

第一天行军,越过新义州后,原来准备在一个靠近小山不远处的村庄宿营,可为防天明后敌机轰炸,上级要求不准进村,我们只能在靠山附近挖掩体露宿。疲劳不已的战友们在坑里挖了个坑,用方形雨衣垫一半盖一半,用炒面袋当枕头,就地入睡。

因我军没有飞机,所以只能在夜间行军,白天宿营。连续多天行军,多数同志的脚底都打起了水泡,走路一扭一扭的,成了“秧歌队”。有些老同志有经验,到达宿营地后向朝鲜老乡借来缝衣针,用火消毒

后,刺破水泡,放出脓液。慢慢,那里成了老皮,就不再起水泡了。

经过连续18天的行军,我们终于在4月11日到达战役集结地,待命参加第五次战役。在此期间,指导员进行战斗动员,号召人人都要争取杀敌立功,并告诉我们,团政委为了防止头部负伤感染,率先剃了光头。就这样,我们也纷纷效仿,齐刷刷把头发剃了。

在等待战役打响的一个多星期里,由于集结点开设了兵站,用以补充粮弹、副食,大家得到短暂休息,改善生活,并且抓紧训练。看到炊事班的空米面袋增多,老同志们又想到了妙招。入朝以前部队给每人发的两双布袜子早已不堪重负,破损严重。老同志们就教大家把袋子撕成8厘米宽的布条,包在脚上,走起路来很舒服,极大解决了大家没袜子穿的问题。

为营养不良,不少人患上了夜盲症,我也有些轻微症状。到了晚上,周围的东西和道路看不清,只能抓住前面同志的肩膀或背包走,如果看得见战友的头,我就跟着行进。他们停,我就停,他们走,我就走。军首长决定就地筹粮,可三八线以南的村庄老乡都跑光了,于是我们就把窗户纸撕下来,写上:“老乡,我们是志愿军,这里解放后请你拿上纸条,到政府要钱。”

5月16日,第五战役第二阶段开始。作战过程中,连里的战友朱应林被炮击中,不幸牺牲。连长要我和邓运维负责掩埋,邓运维向朱应林同志敬了个礼,说:“应林同志,我一定多杀敌,替你报仇。”说完,将朱应林同志脚上的鞋脱下,和自己的破鞋做了交换。看到他的鞋,的确破得无法再穿。掩埋工作完成后,我俩就立刻跑着追向部队。

战争就是这样,掩埋好战友的尸体,又马不停蹄投入战斗。最终,我们团在基本阵地坚守了六天,完成了作战任务,主动撤出阵地。

行军 克服困难 「妙招」连连

作战 困境求生 惜别战友

画家笔下的峨眉山

戴卫:苍茫郁秀万佛崖

郭明兴

勤奋和天赋,是画家戴卫成才的两大羽翼。在2018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戴卫写生60年》自序中,戴卫开篇即道:“我自幼喜欢绘画艺术,记得儿时父亲问我和几位哥哥:如果战争打到成都,你们带什么东西逃难?我说,带一刀纸,一支笔,可以画画就行。”一段话,蕴含着童年戴卫痴性的执着,或许只有绘画,才能给他带来快乐,甚至点亮生命。

戴卫自幼崇拜画家黄胄,特别喜欢临摹黄胄的速写。还在戴红领中的年纪,戴卫就成为报社的美术通讯员,经常在省内外报刊杂志发表题花和插图。当时他总是给自己较劲,规定每天必须完成十幅速写,完不成第二天也得补画。

1963年,戴卫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毕业,1964年到大凉山当知青,后来,调到西昌文化局,从事专业美术创作。1982年,戴卫深得黄胄所识,赴北京参加中国画研究院首届人物画研修班,有幸得到李可染、蔡若虹、叶浅予、黄胄等大师指授,使之画艺日渐精湛。戴卫走遍祖国名山大川,游览过国外不少异域风情,有着更多的积累修炼,自然创作成果斐然,独具自己的画风。

2011年,戴卫上峨眉山写生,峨眉山佛教协会会长心定法师陪同他登上金顶,参观金顶铜殿、华藏寺和山巅风光。后选入《戴卫写生60年》里的作品《峨眉山之万佛崖》,就是那段时期的代表作。

戴卫讲究笔墨情趣,强调笔墨神韵。《峨眉山之万佛崖》美就在笔墨,以大笔泼墨写意绘成,道劲中更见雄厚。峨眉山万佛崖的巨



戴卫《峨眉山之万佛崖》(资料图片)

岩几乎占据整个画面,观之震人心魄。山体墨色酣畅淋漓,浓淡相宜,散锋勾皴点苔,更显苍劲秀润,出神入化。画面近处是挺拔的雪松杉林,远处是庞大的悬崖山体,遥相呼应,似实而虚,虚中见实,透露出峨眉山万佛崖苍茫郁秀的气息,给人以广阔空灵的艺术想象空间。

画面款识:“金顶观万佛崖,大笔作苍山佛崖,亦有大蟠桃之妙趣,此乃神来之笔也。辛卯秋,有心定法师作陪,写此并记。戴卫。”钤印:戴卫之印。跋文实记其事,看似信手而写,却妙不可言,读来饶有趣味。

戴卫是国家一级美术师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,巴蜀画派卓越成就的首批代表人物。戴卫也是“诗书画印”兼擅的艺术通才,他的艺术成就之所以高超,是因为个人学识涵养深厚,加上60年来的人生历练,必然是胸有丘壑,笔底生烟。

盖碗茶

让红色地标活起来

吴焰

安徽合肥有条延乔路,不长,1200多米,取革命烈士陈延年、陈乔年名字中“延”“乔”二字而来,位于集贤路与繁华大道相交的西北方向。

一段时间以来,随着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的热播,陈独秀父子尤其是延年、乔年兄弟的英雄事迹,为更多人熟知,延乔路成为大家缅怀先烈的地标。每逢节假日,市民、学生自发前往驻足悼念,各地游客专程到此缅怀追思。路牌下,朵朵鲜花寄托哀思;栏杆上,红领巾迎风飘扬;卡片里,感人肺腑的话语寄托敬仰。

优秀的影视作品、动人的讲述方式和新颖的传播方式,往往能引发共情共鸣,获得润物细无声的效果,让那些过去只出现在历史书上的人名与事件,生动起来、鲜活起来,传播红色文化、赓续红色基因。

红色地标需要“活”起来,让其承载的精神与价值“活”在人们心中,让群众有感有悟;更需要“动”起来,通过政府与公众的互动、历史与当代的互动,让红色资源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,让一座城市在红色文化中汲取奋进力量。

此外,当地敏锐抓住影视剧带来的热度和效应,巧妙挖掘、有效

中国精神·乐山记忆



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

下载无限乐山APP 掌握乐山最权威资讯